

律
疏
刑
書



錄異記序

蜀光祿大夫尚書部侍郎廣成先生桂國錢國公杜光庭撰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
達作者述異記博物志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
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
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
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芝靈液卿
雲醴泉異類爲人人爲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
不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爲鴛野雞

爲蜃雀化爲蛤鷹化爲鳩星精降而爲賢臣嶽
靈升而爲良輔今古所載其徒實繁又若晉石
莘神憑人約物鳥血魚火爲災爲異有之乍驚
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歷大區之內無日無之
耶因暇辰偶爲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
庶好事者無忘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
謹叙

錄異記序

題錄異記

杜光庭以方術事蜀昶是以昶亦好爲方士房中之術觀其所著錄異記大都摭拾他說間入神僊玄怪之事用相證實如所記黃齊遇什邡老人言蜀之山川合爲帝王都而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于西方四海可服此蓋意在媚昶也使誠以蜀作號正可與以龔作名爲配至謂仙人許君夢神人請作水陸大醮可

以證道及司馬凝正誼醉闌陵毛意歡有一妻

一女皆自爲儕輩不妨媼酒誘覓齋醮錢地耳
又如淮南王事一本葛洪神仙傳而謬加八公
姓名村鄙可笑而異人僅如廩君祗全節晉書
載記則杜宇驚令反不足異邪即其載利州楊
謨洞有神仙出見亦聊略數語竟不知所見仙
人即山下王氏因飲病僧餘水闔門飛入洞中
耳此皆學凡識近急于成書取悅于昶故率率
如爾蜀檮杌謂昶好學爲文皆本于理見此得
無甯姑妄言之爲作捧腹大噱沈士龍識

余嘗讀唐書竇桂娘初爲李希烈強取桂娘謂
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與希烈親將陳仙竒
妻竇陰結卒以誅賊滿門每歎桂娘忠智有大
男子所不及者及見錄異記所載巧工劉萬餘
計誘黃巢大修城隍陰匱其錢穀巢亦竟用此
敗又樂工鄧慢兒至死不肖爲巢一奏琵琶茲
二人即優伶乎忠皆可錄而萬餘功不在桂娘
下乃唐書絕不見收蓋以桂娘爲杜牧所記光
庭羽流人忽以爲誕不足信故歐宋取彼削此

亦所託有幸有不幸也然光庭記朱桃椎茆茨
賦謂是薛稷賦贈而蜀志作朱自賦宋劉光祖
朱真君祠堂記亦謂賦作自朱余因詳翫其序
云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
登之誚使朱自賦不宜張詡乃爾爲薛賦無疑
又賦中語與蜀志時有小異處至末光庭刪其
未會昔時三箇士無故將身殞二桃二句改韻
結之較似閒雅胡震亨識

題錄異記

錄異記目錄

卷第一

仙

卷第二

異人

卷第三

忠

孝

感應

異夢

卷第四

鬼神

卷第五

龍

異虎

異龜

異龜

異蛇

異魚

卷第六

洞

卷第七

異水

異石

卷第八

墓

錄異記目錄終

錄異記卷之一

蜀杜光庭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于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

謫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
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
久茂日旣將盡時旣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
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
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
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
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
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
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

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
夫二君儀秦荅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噉
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
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
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
空閭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
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
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

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
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
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
帝卽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
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
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
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
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
之上其下汨流奔響泓窅不測久歷年歲會

無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
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
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
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
使夢神人曰赭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
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
而建昌渡有靈宮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
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
日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

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莅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灋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齋食爲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

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爲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衆

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荅云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卽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真人於蜀頻見多土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游者多

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偃僂闔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闔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闔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

齡葉萬椿鳴九臯修三田岑一峯也各能吹
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
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
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
王誅之心不自安請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
疑之詔大宗正持節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
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
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
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

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鷄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中於學射山欲創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

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髭鬚皎白戴金
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
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
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
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
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
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
堂齋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奏深渡西入

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凝真大師默鑒先生任可言內大德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楊知淑同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爲金仙縣道長山爲玄都山楊謨洞爲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爲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鏞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舡人叫聲呼之往往卽出多着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舡於此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話其事因呼數聲仙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笋迥然挺拔高者僅十尺亦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黔峽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絕跡勝境爲神仙所居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
內潛修真每有所闕卽以毬杖干於人得所
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
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令張文渙長官說
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旣畢欲刻
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剗
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
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

不然卽有不測之釁愕然異之再問其事杏
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
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爲文之
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
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
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名
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
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
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成都道士楊景

昭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歷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
玉梁觀時有大齋智能徑上山頂時道衆留
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
神色不變手足柔軟與生無異

司馬凝正攻書好道游江湖間久矣咸通初與
道士白無隅張堅白於洞真觀繕寫真經尋
復遊歷諸山貌如五十歲人天復中來往西
山玉笥袁吉諸郡人皆識之但性多闢茸未

嘗拘檢每於市肆里巷與人鬪毆忽於洪州
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誼醉爲人所擊衆患
之醒而謂之曰師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惟
汙辱道風亦且誼亂於我疑正怒曰我爲僧
人所辱何用生爲卽仆地而死逡巡肌肉青
黑手足堅勁卽爲官中檢視縣申於州時當
暑月停留數日驗覆方畢了無臭敗州司命
給衣物秘器沐浴將殮蹙然而起振衣出棺
神色自若入肆飲酒與常無異衆共驚嘆莫

測其由今猶在江西境內時天祐庚午年也
隱士朱君記靈池縣圖經云朱桃槌者隱士也
以武德元年於蜀縣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
冠晦名匿位織屨自給口無二價後居棟平
山白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
可坐十人石側有一樹垂陰布護於其上當
暑熾之月茲焉如秋桃槌休偃於是焉有好
古之士多於茲遊朱公或斲輪以爲資前長
史李厚德後長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道

以尺牘並笑傲不荅太子少保河東薛公稷
初爲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乃作茆茨賦以
贈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
遺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
或顯蓋得道者薛公題讚於其壁而還長安
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
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
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爲碣
立于洞門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

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賦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遯之流乃
以閑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
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况復尋山翫水散志
娛神穩卧茆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間
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其辭曰
若乃觀余庵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迥
出峭壁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頽而瀉日

時或居閒晚思景媚青春陶斯礪谷委此心
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
爲貴不以珠玉爲珍自然風前引嘯月下高
眠庭唯三徑琴則一弦散誕池塘之上逍遙
巖壑之間逍遙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樂向
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
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游忘琴書之寂
寞谷中偏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
毛衣真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弦聲緩急

金華詩卷一
一
向我茆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水開
綠水更應流草長堦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
人交吾意不羨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爭
似幽棲長自戢

讚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食惟一餐築
土爲室卷葉爲冠斲輪之妙齊扁同歡

錄異記卷之一

錄異記卷之二

蜀杜光庭撰

異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
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
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
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爲長於是
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
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上爲船雕畫之而浮

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

君至礪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
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
君復乘土舡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
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
又入此柰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
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
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
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
郡薄賦歛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實

金身言卷二
二
因謂之賓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
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
令逾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
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真先生李羲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
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
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
生叙宗從之禮揖請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

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
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
邨山與先生爲別擁鱸夜話問其將何適耶
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
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
旣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
於此山之下所缺者雇送終之人少一千錢
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
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算

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某妻聘執喪
役夫姓王某小男後當爲僧然其師在江南
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
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
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騭品定言訖及
晚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
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
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
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

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之行
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
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得法華
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
記一紙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雷雨投
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
業牽驢庇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
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

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佇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

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
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
戎幕矣明年揚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
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
領邠州節度業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
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竇垂山與虎豹同處馴
之如家犬焉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
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

金瓶梅詞話卷二
五
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
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薙草兔
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猫犬耳其狎異
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鳳州賓佐王鄆員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
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
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
謂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日
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

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隕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倒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卽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貺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

金異言卷二
縣僦居而止又十來日鳳州人言已軍變矣
滿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
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黃齊衙隊軍徧禪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
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髯皎白顏色櫻孺肌
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
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
下峽舟舡覆溺流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
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

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卽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爲帝王之都多是前代聖賢鎮壓崗源穿絕地脉致其遲晚凡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爲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旣歸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

卒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
常以爲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翦其
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道士郗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
校以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
曰汝無人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
耳旣覺詰之於衆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
纔一晷見法遵至來抱其足不宥捨去法遵

夫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法遵至則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卽捨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灸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捨在觀中今稍長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湖南判官鄭郎中蕘庭今爲連州刺史頃於岳下寄謁其兄魚監紉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

而去所產之子性頗淳厚儀貌整肅卽以鶴
爲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隱黃立
傳記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
輦昇巨木請謁焉閤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
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寶三世矣某已耄矣感
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
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
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匠無能

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旣生家稍克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

令此子以舡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
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
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
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
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
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
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
恐有物因令左右斫之得金五百兩齋之還
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

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球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
亡落焉

宣州節使趙鏗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鏗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

爲佛額珠而已

趙鷲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
毋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
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
之復孕數月而產鷲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
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
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
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
皆六指旣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

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辨給頗好殺戮
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鬪舡驅儼及歌竹枝詞
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髡髡
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
或拜跪跳躍倒碂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
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
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
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
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符氏始王閔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
符氏應天受命令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
秦問姓名不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問符健
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霖兩河渭蒲津監寇登
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
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
靖所見定非虛也赦之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灑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
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

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
所闕師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
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
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函於潭底元之善三五
禁呪之法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爲南法
焉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卽晉代
陶真君拔宅昇天之所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

甚深而兵戈寇盜不可得至居者數百戶晏
然無虞處士胡恬卜居於此父爲晏州刺史
恬獨好道高卧雲林善陰陽緯候星曆推步
鑪火黃白之事彭素道易占術篆隸詞賦皆
曲盡其能調元煉氣專以神仙爲務景福年
於安州遇上蔡人馬處謙賣卜於世憫其瞽
疾而致孝於二親學術未至旨甘不足因挈
入山授其推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
鄂州大旱相國杜洪與恬相遇詰及祈禱之

事恬爲考召投丹符於江中俄而大霆合境
告足厚醕金帛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皆不
能致屈至今猶在山中嘗誠處謙曰吾之所
學爲身也非以爲人以子純孝恭謹故以相
教欲豐終身之給黃白之術吾欲言之足以
速子之禍天子之命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數
而誇誕輕言以取患夫人資五氣而生有升
降陰陽有盛衰五星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
積善者貽福積惡者貽殃視其所履災沴可

知耳苟善之不修非禳請所及也由是處謙
雖與人言休咎未嘗行禳厭之事是後仕蜀
爲少將作檢校僕射

錄異記卷之三

蜀杜光庭撰

忠

光啓二年丙午正月一日壬午河東兵士入京
師是時車駕已巡幸陳倉諸侯奔問相次而
至河東之帥搜索都城諸朝士於新昌井窰
中得奉常牛公叢及甥姪三四人與軍將盧
謙將往河東盧謙方有疾捨於井畔而去牛
公旣至河東晉王承迎稟敬逾於師資公亦

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禮論之焉朝廷故實政
理體要晉王亦時訪之於公焉是歲六月僖
宗幸褒梁蕭遵裴徹立襄王於長安號曰監
國京輔左右洎江南河北皆傳襄王教令以
懷撫之或就加勲爵或徵督貢奉亦使諫議
大夫鄭合敬與中官賫教令官告以入河東
牛公謂晉王曰傳聞聖上駐蹕陳倉必恐南
幸梁洋襄王之立非得衆心蓋蕭裴輩嫉閹
尹持權不欲扈衛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

襄王之教非真命也晉王勃然遂戮其使焚
其教令月餘道路阻絕不復得知朝廷之信
牛公憂戚不懌因之遘疾晉王疊命醫藥或
躬詣所居勸以飲食不能致損盧謙疾愈自
西京乞食開道求公之信息亦達河東晉王
嘉其誠節授以右職謂其左右將校曰事主
勤盡有盧謙者吾將脫衣以衣之均食以食
之豈復惜官爵重賞乎一旦醫工忽謂牛公
以行路謬傳之信云襄王正位聖主昇遐公

失聲號呼嘔血而絕良久方蘇自草遺表懇
陳晉王忠孝誠節自言老病不得扈衛奔問
辭旨激切覽者感動公嗚咽涕泗移時絕筆
而薨晉王驚痛者久之斬醫工以謝焉乃驛
表俾盧謙奏於行在上聞於岐府下詔褒美
贈牛公忠貞公盧謙授滑州別駕
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慥授萬年令兼御史
中丞先次歸京乙巳年駕回長安轉右散騎
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亥蒲帥犯闕是夜

三更駕出寶鷄慥方寢疾不得扈衛自居平
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門息跡養疾累月其
夏襄王稱制京師搜訪具言教令峻切蕭裴
秉權中外畏憚慥不自安昇疾起旣至偽詔
加左常侍慥稱疾不朝謝襄王使御醫視之
賜藥物一無所受號慥而薨朝野聞之莫不
痛惜焉

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者相繼
無何執金吾張直方與宰臣劉鄴于棕諸朝

士等潛議奔行朝爲羣盜所覺誅戮者至多自是阨束內外阻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翁米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賓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恩深志効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外貨不至內食旣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黃巢憐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苑囿

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禦備不爾
固守爲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
門博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爲禦捍之備有持
久之安也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卽日使兩街
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
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
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於出太倉穀以支
夫食然後剥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餘
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

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頗狎之因灸其
右手託以風廢終不爲彈禮之甚厚而未嘗
爲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輒與之
金帛一旦謂其友曰吾嘗聞忠節之士有死
而已吾頻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奏
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復歸矣與妻女一
兒訣別使者促之遂入見黃巢黃巢欣然謂
曰汝樂官推所藝第一而久云風廢吾亦信
待於汝豈不致三兩聲琵琶乎不全曲也慢

見曰某出身應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
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於他人也巢
大怒命斬之屠其家焉摘星胡弟善射發無
不中巢甚愛之衣以錦服出入常在馬前渭
橋爲官軍所奪黃巢親領兵以禦之旣至橋
命米生引滿以射凡發十數箭箭皆及遠而
不中黃巢詰之箭皆及遠而不中物何也對
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
之

孝

資州人陰玄之少習五經尤精左史父歿廬墓
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亦
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燈來照墓前至明
乃息又丁母憂廬墓凡六年草庵破壞終不
再葺處於土穴中每患冷氣腰腳聲音嘶啞
而講誦不倦每謂人曰干名求進非爲己身
吾二親俱歿祿不及養何用名爲竟不應舉
貧苦終身八十餘而卒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神
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
聞降敕褒獎表其門閭

勾龍弘道居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廬墓於官路
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
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爲常焉廣明
辛丑歲僖宗幸蜀親幸其第坐於庭中巨石
上弘道尋作亭子覆護其石乙巳年駕回又
臨幸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來往皆如之駕

駐劔州詔復其租賦三年仍賜旌表

感應

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疾
四支不能運用舉體沉重每轉側皆須數人
扶昇以爲風廢藥餌攻之未効忽眼痛且腫
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嗜水及湯飲不
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狂憤憤若有所覩賴
其沉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保走無
所畏憚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期

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極忽如睡不
睡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纔長五六寸衣數冠
服眉目髭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
兩畔橫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卽有橫坐如何
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爲仙人無所不
可何怪橫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人七仙人
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爲握搨手足捫拍
背膊所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
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祇對賓客所

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焉

乃子判官右僕射尹瓌永平三年寢疾初患下痢晝夜五六十行久之卽成心風狂熱言詞無度忽忽多忘常欲顛沛馳走一家扁鑄守護之因而手足不遂肢體沉重每一起止卽四五人扶持方能凭於几案又歷數月家人看視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髭鬚雪白着白衣來謂瓌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卽以手僂其頭便能起坐逡巡自起添油注燈就前

取鞋着之四顧見僕使皆困卧不欲驚之自持燭出門巡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庾樸舉進士時甚有聲稱必就冊名夢入桂宮折得桂枝將歸人間視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歲婚歸氏親迎之後旬日間竊視歸氏額上指許常塗藝油問之云小年爲火所燒有痕而無髮也故又名桂娘子竟

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夔光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如
此者三度夢挂秤於樓屋脊桁之上俄而桁
秤俱折心甚惡之是歲十月八日戊申薨時
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僖宗車駕已及左綿郫縣鎮
使任時當晝假寢于廳事忽夢巡街小吏告
之曰大將軍迎駕合伺于道左任卽奔詣通
衢之側兵騎數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異

常嚴整戈甲之盛首尾十餘里不絕久之介
金曳地者千數擁白馬朱纓金甲一人五綵
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兩食頃隊仗方絕
問報者大將軍爲誰云是法定寺後李將軍
也旣覺流汗浹體想其所覩猶歷然在目是
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光庭記

嶽今有石室其門常閉其室中

出石室則有石室其門常閉其室中

問峰峯大將軍其峰之石室其門常閉其室中

日月星辰之氣其石室其門常閉其室中

金焦此峯之巔其石室其門常閉其室中

錄異記卷之四

蜀杜光庭撰

鬼神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
方五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
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
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
之隊伏復回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
健押茶檐其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岳神迎

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
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
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於
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遽引
相見欣喜異常卽留于下處逡巡嶽神至立
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
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軟侍者祇
待於生供以湯茶所湏情旨敦厚飲且移時
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類

色憔悴衣服縑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過荅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願爲述姓字若得南山紫神卽粗免飢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

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頃公事亦
畢卽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
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黻神似人間遺補極
是清資敷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
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卽復詣嶽神道之生
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卽命出
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
侍從甚整生因出門相賀黻神沾灑相感曰
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

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
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
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湏
史背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
在廟中歛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
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渭
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
一空舡水涸之後舡有絹五百匹生益信不
虛復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鄩說

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荆楚間常半酣
鞞屐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太
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
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
皆掩口而笑不數年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
嘗佐太尉南康王常臯爲成都郵巡忽失意
韋公逐之使攝靈池尉蒼惶受命羸僮劣馬
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
人忽有兩炬皆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旣及郭

門兩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
得入時自郵巡與韋奉使入長安公與劉禹
錫深交禹錫爲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
日者從容之際公遽至日者匿于箔下公旣
去日者出謂禹錫曰負外若圖省轉事勢殊
遠湏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
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鄒平入相
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果如日者所言

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灌口

錢異言卷四
四
堰上夜聞呼譟之聲若干百人列炬無數大
風暴雨如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
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導江
令黃璟及鎮靜軍同奏其事是時新津嘉眉
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

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旗隊若
數千人在水東埧內屯駐旗幟帟幕人物喧
闐與軍行無異不敢探報莫知其由但是州
內警備突來而已未曉差人密探之大軍已

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荅曰江瀆神也
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
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
驗

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
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鍾離大王也舊
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沂流
而上卽將至矣汝可于此爲我立廟村人詰
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于所見處立廟

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爲人歐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

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
驚異之

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甃光滑
瑩潔人嘗看翫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
多被靈官執于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
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劉
敦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
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
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

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話甚是
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旣言坐
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與衆人斲
掘其下纔三四尺卽連大石根甚廣濶衆共
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窓以護淨之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
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逾年其弟寧
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
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

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
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莫雪其悶賦
詩于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
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
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摠積
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爲大將軍吳
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
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
字廓浦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肉

嘗有鷲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
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
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
白錦額有圓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
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
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
皆余憇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
祠爲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
首末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話於襄

中賓幕編述書版寘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
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
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木銷訛乃刻石于廟
故祀典曰捍大災禦大患功及於民者世世
祀之周君紹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四郡之
境豐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矣
然毗俗莫知謬以爲白虎之廟非孫生之賦
詠激發廓浦之幽靈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
辨矣後之覽者審而識之

合州巴川縣兵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

自固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盜拔寨木擒之送
鎮鎮將斬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後神
乃與令家爲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投
擲火燭損破器物錢帛衣服無不遺失箱篋
之中鎖閉如初其內衣服多皆剪碎求方術
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相去千里祟亦隨
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
怠費用甚多事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

鼓翼之聲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
矣一家大小皆迎事之崇自稱大王曰汝比
有災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
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並與發
遣去矣汝災盡福生大王自來且暫駐泊亦
將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安下兼此天蓬樣
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五日卽送來數
日後插天蓬於舍簷高處並無污損自此日
夕常在往往召主人語話忽令小大念詩賦

作音樂一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
呼必爲改正言論間多勸人爲善亦令人學
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
有群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
來其餘皆常鳥矣或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
人無異亦有名錦繡娘及妻僕使等食物所
費亦甚不少大都見善人君子卽宥言話稍
近凶暴強惡之人卽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
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陵

毀固卽不語僧去之後徐謂人曰此僧養狗
肉飲酒兇暴無良不欲共語然人之所行善
惡災福吉凶了了知之言無不中至於小名
第行一一皆知若子細問之卽以他語爲對
未知是何神也

永平初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旦出至
資福院門見一人長大身如靛色迫之漸急
奔走避之至竹簣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
攬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

姓何也。荅云：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懾，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

錄異記卷之五

蜀杜光庭撰

龍

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
濶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
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漫沒其上
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
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
宮在其下矣

柳子華唐朝爲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車騎犢車
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
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階與子華
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爲匹偶因止命酒樂極
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爲常遠近咸知之子
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柳
孫君慶乾符中爲節度押衙青城鎮遏使頗
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
建卒民庶孳孳焉勒恪奉公推誠及物爲時

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
世傳寶矣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但
皆倒立耳是時晉源賊帥韓珠攻陷青城及
諸草市柳爲都鎮領所部將士救陶埴鎮爲
賊所圍健卒三十輩與柳戰數百人兵力不
均將陷敵猶有步卒十餘人擁柳突圍不果
爲賊所害遠近知者莫不痛惜

荊州當陽縣倚山爲廨內有劉文龍井極深井
中有龍窠傍入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

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光化中有道士稱自商
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
黃馴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旁滓穢流漬
盡入于井中或有譏之者飾辭以對歲餘馴
及馬皆警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
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
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
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

青有如半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壘七相次
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
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爲兩
片旬日臭敗尋亦失去

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
長六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
有龍

異虎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
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
不食每教諭於人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
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貓兒
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
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
也皆敬而懼之

吉陽治在涪州南沂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像設

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蘭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住物因卽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異龜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寘諸枕笥之中辟巨

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恩渥方
深而爲骨肉所累將竄南嶺未欲屈法免之
密授此龜敕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
側可以無苦闢者拜受而懷之洎達象郡之
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飲
膳芻豢燈燭供具一無所闕是夜月明如晝
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堦
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縵直上高三
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

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
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
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
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
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
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
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
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
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

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
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
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
以聞

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
是夕偶忘出之明日取視皮殼已焦矣拂拭
去灰置於食牀上欲以助餐良久伸頸動足
徐行牀上其生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遊

泳而去

宣州下流採石山之西岸有西梁山焉與東梁
隔水相對西梁居民捕龜爲業生解其板以
爲灼卜之貨旣解其甲與肉俱棄水中猶能
運動或云其板復生歲歲取之日供貨不知
紀極而此山出龜未嘗竭盡天下所卜之龜
皆出於此莫知其所以然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於羊角山秦王令吉
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爲

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爲驗
矣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
文曰天下安千萬日

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於荷
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爲白石瑩潔如玉登極
之後降制曰皇天眷佑錫以寶龜

蜀丁卯年會昌廟城壕岸側穴中龜生四龜各
三二寸背上有金書王字大吉字

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

廣聖節朔口鎮將王彥徽於羅真人宮內得
白龜以進

長沙縣東晉太始元年有神龜皎然白色其形
長四五尺出其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龜塘下
有良田百餘頃

異龜

龜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爲龜白者爲鼈俗云龜
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懼其所害必
加鈎鏢利器制之乃以長柯巨斧鈇而碎之

雖支分臠解隨其巨細未投湯鑊者皆能跳
走鼈與龜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
民有於蜀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
裙朱色鍋中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
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爲龍類也乃
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

異蛇

劔利門有蛇長三尺其大如甕小者亦如柱焉
兔頭蛇身項下白色欲害人也出自山上輪

轉而下以噬行旅必穴其腋而飲血焉其名曰坂鼻每於穴中藏微出其鼻而鳴聲若牛响聞數里地爲之震業焉民有冬燒田者或燒殺之但多脂耳

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羣隊行旅自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於蛇尾之上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

南節度使陽守亮敗

南海中有山高數十里周圍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繖山三四市飲海水如此爲常一旦飲海水之次有大魚自海中來吞此蛇天地晦暝久之不復見

鷄冠蛇頭如雄鷄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會稽山下有之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

黃頷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吼聲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

郛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剝剔五藏盤而串置於烟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剝剔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剝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兒亦平愈焉

異魚

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尺兩山相去十餘里有巨魚相鬪鬣鬣挂山半山爲之摧折

郟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鱣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

天復初馮行襲侍中節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漠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漠

命屬栢君

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過酒醉甚臥
于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
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羨甚能
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
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挺宣敕曰
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
合至七十並宜削除言訖升天而去是夜道
紀暴卒年三十五

鱮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

多居汚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魁

子故反鬼幻

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佃之厚其租直田卽部豐但匿已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換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嗾嗾之聲北帝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魁符書於磚石之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

往他所善此術者方能行之

鰕鯁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之必死相傳以爲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盛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虧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爲整衣解履扶昇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爲妻族所陵云歐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聞繫繫狴牢以俟王命吳生親族懼救命到必有明刑爲舉族之辱因餉獄

生鱠鯪鯪魚以啗之冀其獄中自斃吳生食之無苦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克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爲害此其命歟

錄異記卷之五

錄異記卷之六

蜀杜光庭撰

洞

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通關鄉入谷二十餘里
有二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東女學
崖壁懸絕洞門在崖面躋攀不及夜往往聞
讀書之聲其西女學約山有路可到洞門近
門有一石室可容一二十人其洞門時有人
秉燭可入行一二十里兩面有五門皆各有

題記或通蓬萊及諸仙境近年有石摧下遮

閉洞門不通人入又山頂有一天井直下深

二丈許有自然橫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二

丈餘可通人過其底旁有崖龕梯磴而上屈

曲甚廣龕內有道經數萬卷皆置於栢木板

牀之上有一石人俛首凭案而坐形如生人

天井之底有道門所投之簡委積朽爛不知

其數其大順年中富平奉道人姓徐第七曾

於洞內取養生經出外傳寫却送山洞中又

向北行二十餘里有三泉山谷中有石嵌可容三二百人當谷內有三石盆其盆各廣丈餘制度光滑迥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常滿餘水流出山外古老云時有仙人浴此盆大都此山有人觸犯卽立致雷雹損傷苗稼由是鄉里多隱避蹤跡難於尋訪山上有仙人關聖蹤跡極多東女學山前有神鷗一窠常護洞門人或侵犯者神鷗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於山上民有鋤禾者爲

鵬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置筮於石人頭上
鵬卽擊之石人頭殞于今見在其山下通關
鄉多姓公孫賈家山上石保村多姓閻氏麻
氏

繁陽山麻姑洞卽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
名也在繁水之陽因以爲名本際經云天師
張道陵所遊太上說經之處在成都府新都
縣南渡江十五里衆山連接孤峯特起是也
神武皇帝潛龍之時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

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門自開縣吏時康鄉所
由楊靖道士張守真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門
開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縣典楊澤畫
工任從與張守真同往檢覆畫圖申上稱把
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濶三
尺五寸入至第二門約五尺已來第二洞門
方一尺六寸入內並是黑處長一丈二尺濶
六尺有石窟兩處在東畔并西南有洞門兩
路南畔一路圓濶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

尺濶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處西畔兩
路入內通遶門圓濶一丈七尺內各濶五尺
高六尺已來門相去一丈門屋一所高五尺
濶四尺從內往來有刻料拱甌瓦約山作石
日月兼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濶二尺五
寸高一尺五寸刻料拱甌瓦石窟一所高一
尺濶一尺五寸門濶五寸石窟三處各濶七
尺又西入洞門圓濶一尺七寸彎曲入向南
門屋一所高六尺濶四尺從內來往有石料

拱隄瓦又有竈模兩所共一牀高一尺濶二尺三寸門濶八尺有石料拱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內方二丈已來南畔西畔北畔各竈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圓濶一尺六寸已來將燈燭近前有黑氣出燈火卽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陽本山相去三里已來其山據諸鄉帳生張贊等狀稱繁陽是古跡山每准敕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中南康王韋臯蒞蜀洞忽開時人咸云洞門

開卽年豐物賤尋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果
年遠近豐稔其洞本名麻姑洞山側有麻姑
宅基蓋脩道之所也

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沂江而北三十餘里
至溫湯井井有湯泉北山上麟德年因雷雨
震霹山脚摧裂洞門自開當門有石鐘自然
成形如數千斤鐘大懸身去地二尺許外像
鐘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
士之形者數人鐘旁有小徑高六尺已來有

二三丈稍濶有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無文字而已碑側有巨屏上與鼎相連下有一穴側身可入一二尺許自是廣濶中有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之左右滴乳爲石羅列衆形龍麟鸞鶴頽雲巍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顛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竦蓮臺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級重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脆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

石矣自臺側三四十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
旁有甘泉水色溫白遊洞者烹茗於此前有
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
橋長二三丈濶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
過橋得黃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
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靜中高數
丈壁上皆有遊山之人題記年月處堂之極
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廣三四尺去下丈
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游人攀緣而入累

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有魚龍洞中有石或
大或小隨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
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
立致驚懼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綿州昌明縣豆圖山真人豆子明脩道之所也
西接長崗猶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
西壁至東峯石筍如圖兩崖中斷相去百餘
丈躋攀險絕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

知所製年月古仙曾架繩橋以通登覽而組
架朽絕已積歲年里中有言曰欲知修績者
脚下自生毛如此相傳久矣咸通中有道士
毛意歡山下居人幼而爲道常持五千言誦
不輟口著弊布褐日於市誦經乞酒醉而登
山攀緣峭險以絕道爲橋焉山頂多曰松樹
以繩繫之橫亘中頂布板椽於繩上士女善
看隨而度焉行及其半動搖將墮而其底不
測莫敢俯視數年繩朽橋壞無復緝者咸通

壬辰歲與賓客醮山於西峯展禮時毛師他
遊人有謂令曰此峯之側有小徑抱崖纔通
人跡無所攀援意歡常遊此而去逾旬而出
令疑其隱在穴中座內有廣陵郭頭陀者令
請由此徑而往探求之頭陀久之驚眙不能
語而後言曰此徑去約三十餘丈然到一穴
口纔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內可坐
十餘人中有巨木置緘鎖極固意歡讀經處
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經卷在焉不知意

歡所之其家有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歡每多持燈椀度繩橋山側居人視之以爲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獨往意歡夜歸亦無所畏焉常有二鴉有客將至鴉必飛鳴意歡整飾賓階坐榻未畢客果至矣

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憂催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

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爲勞自此
瀑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內其味甘香冬
夏不絕東柱西柱金州之北軋元之南六十
餘里地名東柱西柱衆山連接峯巒秀異鄉
人云有山自南而來其北有巨石而柱山穿
柱過因以爲名又東有數峯峭拔一峯最高
云是蒲仙上昇之所蒲仙山下側近崖上及
溪澗中有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往
往亦可尋見

焮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
人莫知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
并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
紫衣束帶巍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
崖壁所告之曰此焮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
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
亦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踏言訖而去及旦全
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
可測卽令本軍節級侯廣之勾當人夫斲掘

漸獲蹤由相次開掘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
細砂一無蟲蟻他物其洞自東入西深三丈
九尺濶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門第一
重高六尺濶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五尺五
寸濶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寸濶三
尺五寸第三重門內從頂至底一向高六尺
一寸其門三重相去各只三四尺鑄鑿精巧
迨非人功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濶七尺四
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有一小

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旁通一縫以燈燭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濶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內有石牀一所西畔小石房深二尺濶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牀長三尺八寸濶二尺八寸西北畔石竈模長二尺三寸門額濶七寸竈深八寸周圍三尺五寸從洞門向東一直至鹽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召得當井監天師院主內大德道士費省真顧問

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
聖德碑云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
蜀占乾爲分野見陽山氣象指門弟子曰此
山直下有醜泉焉今驗此洞正當井上卽是
烝陽洞也

記卷之七

蜀杜光庭撰

異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秦時立此縣至今不改地
理志云益水在其陽今則無聞北臨瀆水源
出邵陵武崗縣界東北流入洞庭縣治東望
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日
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縣去長沙徑道
三百里跨越重山理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

冥像所傳者乎其土謠曰長沙益陽一時相
印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
靈秉成宮室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浮海採
藥於波中見漢家堦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
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日旦雲霞
鮮朗見天際宮館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
如斯之類難可審論

新康縣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漳浦溪源極深
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糞擲潭

中卽有洪雨大水至今有驗

錢塘江湖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
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
越兵來伐吳以鱧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
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
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唐過漁浦方漸低小
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
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
以祠焉

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
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
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唐潮水相應焉
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
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
月餘乃滅

昭潭山下有寒泉水深不測名曰昭潭諺曰昭
潭無底橘洲浮昔人覆舟於此沈其銅甌甌
有銘題後於洞庭湖中得之疑有潛穴相通

耳

湘水龕中有石牀牀上有石棺和蓋宛然其色
如青銅鏡莫之能測

廬山西南七十里有湧泉觀昔太極仙公葛玄
煉丹於此感致泉水自石竇中湧出流百餘
里入潯陽湖溉田極廣其地舊多水蛭農人
患之仙公刻符於洞門之下水沃其上自此
水所及處皆無水蛭之患遠近賴之後人鑿
此符移於湧泉觀中但舊跡在耳而靈驗不

改

漢州赤水有湧泉焉水脉五六白山下湧出因成大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碓磴流爲大溪

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底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尺已來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相傳云昔有二鵠栖於雙栢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劍銛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栢夾井至今猶在魏周之

間敕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
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溫湯院宇
崇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
幼浴於湯中遇癘而夭自此湯泉涸竭今爲
陵陸矣初女歿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
闇願置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
今並泯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青城縣西北去縣三里有老君觀觀門東上有
一泉號爲跑泉其泉水味甘四時不絕春夏

金華山志卷之七
四
如冰泠秋冬卽溫昔太上老君與天真皇人
於此會真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者馬跑成
泉焉

六時水青城山宗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
對觀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
甯真君與軒轅黃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
龕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
水出至今不絕時人遊禮見焉

異石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竇一是土之精墜於穀
城山下其精化爲圮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
房云讀此當爲帝王師後求我於穀城山下
黃石是也子房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果
得黃石焉子房隱於商山從四皓學道其家
葬其衣冠黃石焉占者常見墓上黃氣高數
丈後爲赤眉所發不見其屍黃石亦失所在
其氣自絕

歲星之精墜於荆山化而爲玉側而視之色碧

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楚王後入趙獻
秦始皇一統天下琢爲受命璽李斯小篆其
文歷世傳之爲傳國寶又古今異說云是大
角星精大角亦木星是也

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爲大珠徑尺餘時出海
上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爲珠池
亦名珠崖後有時出焉

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爲太白山
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

寶中玄宗皇帝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
淄舊邸欲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
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翼日命
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常有紫氣連
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爲玄元像高
二尺許又爲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
烈之形高六尺已來

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爲黑石廣一
丈餘高二尺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

青龍年忽如雷震聲聞百餘里其石自立白
色爲文有牛馬仙人之狀及玉環玉玦兼文
字果應司馬氏爲晉以符金德焉唐堯之際
當天氣窮於太陽地氣極於太陰陽九百六
交周之運甲申之年洪災之會故五星竄精
日月濁景有此異焉

天復十年庚午夏洪州竇石于越王山下昭仙
觀前有聲如雷光彩五色濶十丈袁吉江洪
四州之界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烟霧經月

而散有石長七八尺圍三尺餘清碧如玉墮
於地上節度相國劉威命舁入昭仙觀內設
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長三尺又齋數日
石長尺餘今只及七八寸留在觀內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蛇江之南小
山上有石青色堅膩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
秋往往羣飛凡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
散石上時有光景相傳云珠藏於此乃無價
寶也或有見者密認其處尋亦不得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
翫用爲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
之已化爲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
重與石無異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
中化爲石取未化者試於水隨亦化焉其所
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
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

綿州昌明縣山中周迴二十里許窳香爐者

二寸來或全破堆積林中莫知其數

洪州建昌縣界野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龜
散在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鑄琢之狀而無文
字石人倒臥者多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
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
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焉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爲涼州刺史奏昌松有
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其畧曰高皇
海出兩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民王

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人上國主尚汪鶚獎
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鳳毛才子武文
貞觀曷大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爲善敕禮
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不虛並同所奏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於柱礎人
或坐之踏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
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卽瞿塘山
吼而水沸古老相傳耳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

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
落星石東邊者生卽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
無異色並帶青白也

鎮靜軍側近江堤中有石長五六尺高大二尺
已來擊之如鐘聲軍使劉師簡送一石長四
尺已來形圓色青擊之如鐘磬聲

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以
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
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石季龍立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
小下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
使致祭沈璧於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
震水波騰上津所樓殿傾壞壓死者百餘人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
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
率多泥塗自外稍平濶漸有山川十里許見
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燕氣不覺饑
渴其同行之僧饑甚詣食肆乞食人或謂曰

若能忍饑渴速還無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
難出矣饑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
路漸隘小得一小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爲
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
海濱矣

臨川志

臨川志卷之七
山川志
臨川志卷之七
山川志
臨川志卷之七
山川志

錄異記卷之八

蜀杜光庭撰

墓

陳州爲太昊之墟東關城內有伏羲女媧廟廟
東南隅有八卦壇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樹根
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淺歲旱以金銀物
投之可致雨亦是國家投奠之所穴側有龍
堂焉東關外有伏羲墓以鐵錮之觸犯不得
時人謂之翁媪墓陳州雖小寇賊攻之固不

能克以其墓靈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博士爲人民之所古跡在焉又華陝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泛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曆年中連日風雨晦冥雷電不已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蔡州西北百里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卽董仲舒爲母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旣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

仲舒母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
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
餘人往發掘之卽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
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饑焉

漢長沙王吳芮塚在長沙縣東二里高二十七
丈周廻六百丈昔諸葛誕長史吳綱時有人
詣綱者云君酷似吳芮綱驚曰君何以知之
客曰黃初三年嘗至長沙見人發吳芮塚中
多玉器芮僵屍容貌不異生時君酷似之綱

金華書卷八
曰是吾七世祖也君于時見得玉復何在曰
悉置孫堅廟中

漢長沙定王墓及其母唐姬墓各高十三丈周
迴三里墓高十八丈其間相去三丈

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
甚高大乾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絹爲繩
凡七十匹縋一人以觀之爲黑蜂所螫蜂旣
甚多縋者驚懼而去竟無所得相傳云是陶
廣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洪州大廳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
犯之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
中非時不敢視事固爲常矣李憲爲太守旣
至命伐其樹吏民爭之咸以爲不可憲竟伐
去之旣而羣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
物命掘之而深數尺乃巨墓也中有石誌識
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
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卽
命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東晉元帝元

年時郭璞爲王敦所殺事在金陵不知何因
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
卽五百歲矣

鍾傳初入洪州命修一城軍吏散掘墓輓以稱
用工畢傳夢一人古服頽長貌如子路來詣
傳曰將軍何得暴我居處令我不安速宜修
之旣覺歷問軍吏賓客莫能知者市老羅通
入謁曰舊圖云城東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
先生墓相傳甚靈恐軍人取輓有所觸犯傳

便人視之果驗卽命甃砌修飾立亭子于其上以表古跡既畢後夢致謝傳以束帛賞羅通焉按澹臺滅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於武城貌惡而廉謹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于此

許靜墓在成都延秋門外直西七八里田中有巨墓云許將軍墓也耕牧之人牛豕之屬犯者必有禍焉近制置軍營屯野外墟墓多不存者唯此巋然存焉人莫敢犯靜在前蜀官

至大司徒

越州上虞縣過江二十餘里有南寶寺在南寶
村過橫嶺則到有好事者尋訪山水登嶺行
倦息於樹下有村叟亦歇焉共話山川形勝
指顧之間見路側一墳老叟曰此墳若是丈
夫則無可說若是女人則子當爲三公好事
者異其言訪於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注
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與村民石生
通焉有一兒十餘歲時有客僧姓鄭遊止寺

中病苦痢逾月寺僧常令此兒供給湯粥甚得氣力擬乞爲童子將去問可否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爲問之石生許可固無所恡三綱問石生生乃許焉僧將去因姓鄭氏僧以方書伎術教之又別遇方士頗精游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達大和中恩渥隆異除鳳府節度使因坐事伏誅卽鄭注也其母死後寺僧葬於嶺上則是老叟所指之墳也

李道咸通未爲鳳翔府府曹因推發掘塚賊問

其所發云數爲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塚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塚自埏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之一盜先入俄爲輪劍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拔去其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繡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

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裹棺
柩鐵索懸挂焉卽以木撞之纔動其棺卽有
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
門砂已深二尺餘良久視之砂滿塚內不可
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矣又一墓在咸陽原
上旣入得鏡兩面可照人鼻在側畔背面瑩
潔如新磨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
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

安州東北七里有古墓高七八尺周廻數百步

金里言卷八
六
莫知名氏羣盜發掘見以生鐵鋼之入地丈
餘莫見其底矣

城東二十餘里有一大墓羣賊發之數日乃開
得金釵百餘枚各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樣
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
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盜以二師子獻太守
武司空太守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
云南蠻武相公也爲羣盜壞我居處以太守
宗姓之分願爲修之盜當發狂勿加擒捕卽

命修之羣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
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叅謀司徒李公
師泰理第於成都錦浦里北門之內西廻第
一宅西與李冰祠相隣距宅之北地形漸高
崗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
得巨塚焉甃甃甚固於甃外得金錢數十枚
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眼去緣
二分有隱起規規內兩面各有蕃書二十一
字其緣甚薄猶刃焉督役者馳其二以白司

徒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余云此錢
得有石餘公以命復瘞之仍不開發其塚但
不知誰氏之墓也度其地形當石笋之南百
步所卽知石笋卽此墓之闕矣自此甚靈人
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以龍神享之爲
立小屋龍堂卽在墓之東矣李公不發古塚
不貪金錢亦古賢之高鑒也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臯墓取其石
人羊馬輓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

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孩兒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後歷二百歲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

洪州豐城縣舊在瀨江之南卽雷煥得劍之所也自黃巢後所在干戈縣邑多爲撫州所侵制置使唐寶遷邑於江北城於赤崗之上前臨陡崖以爲險固發掘丘墓創屋宇居入市

并數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厲鬼形狀長大見者輒有所傷唐公在縣居人皆安或時往州使及暫有他適卽鬼物恣橫不可禁止唐公復至晏然無苦其後唐典諸郡制置使查鄆代之理縣鬼物敬伏與唐無異鄆或暫出鬼卽爲害數年之後縣竟荒毀後還舊處就中解署內廳事間尤難居上頃有隣郡避難戶人千百家寄止解署中者死亡畧盡暮夜之際鬼多見形爲暴疑是積古丘墓中伏屍鬼

耳終莫知其年代

錄異記卷之八終

續通志卷之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書錄異記後跋

右錄異記一集凡八卷十七類乃五代入杜
光庭所纂得於友人家假歸錄出仍抄別本
總計七十翻時

正德己卯三月望後一日吳門柳僉大中錄
畢於桐涇別墅之清遠樓中其日細雨閉門
弄筆強述一章以紀之

鈔書與讀書日日愛樓居窻下滿池水萍間
却餌魚時名隨巧拙天道已盈虛莫信村居

好山居樂有餘

己卯首夏訪大中村居承假是錄錄畢用書
尾原韻奉謝

生平酷好書僻性懣城居洗杓嘗鴟酒焚芸
辟蠹魚荷君函裏秘益我腹中虛好語田園

輩

柳氏二
子各

辛勤廿載餘

端陽後二日長洲守約道人俞弁志

後七十一年萬曆己丑端陽後二日發故篋
偶見此書跋語撫卷慨然爲校正二十一字

趙清常記